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六至八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鍾廷瑛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樂廣　劉仁軌　婁師德

李勣　李日知　盧承慶

裴勉　郭子儀　宋則

樂廣

晉樂令廣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乂執權

於洛遂搆兵相圖長沙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處朝望加有婚親小人讒於長沙嘗問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意出世說新語

劉仁軌

唐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皆多劉而鄙戴時有一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顧左右曰此劉僕射戴僕射左右以戴僕射言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

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迹當朝似不能言及薨後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所復聞當其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出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出國史異纂

婁師德

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為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麄呼驛長責之曰汝何為兩種待客

驛將恐對曰邂逅澌米不得死罪尚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麄飯食之檢挍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為屯官犯贓都督許欽明欲決殺令衆鄉人謁尚書欲救之尚書曰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謂尚書曰犯國法俱坐死尚書曰聞有一人犯國法云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為小兒時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寛國家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孃求覔官

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楪餽餅與之曰噇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從此捨之後為納言平章事及檢挍屯田行有日矣諮執事早出婁先足疾待馬未來於光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並坐令有一丁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眼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何故白日裏不識宰相令

大愍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果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諮驛家漿水亦索不得全不祇承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别不與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細碎事徒涴却名聲若向你州縣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婁目送之謂判官曰與公蹭頓之矣衆皆怪歎其行事皆此類浮休子曰司馬徽劉寬無

以加也出朝野僉載

李昭德為內史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可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乃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遽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後雖有人唾某面上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為兄憂師德曰此適為我憂也夫人唾汝者發怒

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惡而拭是逆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如弟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寵祿出國史異纂

李勣

唐英公李勣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及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頻眉謂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尚書侍郎我老翁不識字無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負愧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懼遽問其姓名令南院看牓須臾

引入汪與吏部令史英公時為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為設食客裂却餅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餅犁地兩遍熟縻下種鋤塒收刈打颺訖磑羅作麵然後為餅少年裂却緣是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却你頭客大慙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羆有客裂餅緣者羆曰此餅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饑且擎却客愕然又臺使致羆食飯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羆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今輕薄

少年裂餅緣割爪侵勲以為逹官兒郎通人之所不為也出朝野僉載

李日知

唐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為畿赤不曽行杖罰其事克濟及為刑部尚書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剝衣喚令史總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喫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衆

共責之出朝野僉載

盧承慶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水盧考之曰監運失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不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可中上出國史異纂

裴晃

李齊物天寶初為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石中鐵犂鏵

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齊物性褊急怒陜縣尉裴冕於州城大路冠冕之士鄙之後冕為宰相除齊物太子賓客時人嘉冕不報私怨出談賓録

郭子儀

郭子儀為中書令觀容使魚朝恩請遊章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君無往邠吏自中書馳告郭公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衷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

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爲獨與童僕
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
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朝恩撫膺捧手嗚咽揮涕曰非
公長者得無疑乎出談賓錄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人
害其功遂使盜於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裨將李懷
光等怒欲求盡捕其黨及公入奏對揚之日但號泣自
罪因奏曰臣領師徒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
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刃臣於腹中者衆今構隳

辱宜當其辜但臣為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弘廣常於親仁里大啓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粧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視之不異僕隷他日子弟羣列啓諫公三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游卧内某等以為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

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搆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則九族虀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伏郭氏舊史說辛雲京曾為公之吏使後除潭州都督將辭累日不獲見夫人王氏及趙氏愛女乃謂雲京曰汝第去吾為汝言於令公雲京拜於庭夫人傅粉於內曰吾大喜且喜汝得一喫飯處趙氏女臨堦濯手令雲京汲水夫人曰放伊去雲京始趨而去矣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卒諸蕃犯京畿子儀統衆禦之至涇陽而虜已合子儀率甲士二千出入虜見而問曰此何

人也報曰郭令公迴紇曰令公在乎懷恩謂吾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殂謝中國無主故某來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諭之迴紇曰令公若在安得見之子儀出諸將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敵奈何但至誠感神況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子儀乃數十騎徐出免冑勞之曰

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降馬曰是吾父也子儀長六尺餘貌秀傑於靈武加平章事封汾陽王加中書令圖形淩烟閣加號尚父配饗代宗廟庭有子八人壻七人皆重官子曖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諸孫問安頷之而已事上誠藎臨下寛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志前後連罹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等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以危亡迴顧亦遇天幸竟免患難田承嗣方跋扈狠傲無禮子

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為公拜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麾指進退如僕隸焉始光弼齊名雖威略不見而寛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年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

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終始人倫之盛無缺焉卒年八十五出談賓錄

宋則

宋則家奴執弩絃斷誤殺其子則不之罪出獨異志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六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陸象先　元載　董晉

裴度　于頔　武元衡

李紳　盧攜　歸崇敬

夏侯孜　陳敬瑄　葛從周

陸象先

唐陸兗公象先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欲賈其事鞭背見血曰畢吏犯公請去兗公從容謂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出國史補

元載

魚朝恩於國子監高坐講易盡言鼎卦以挫元載王縉是日百官皆在縉不堪其辱載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出國史補

董晉

董晉與竇參同列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唯諾而已既而竇參驕盈犯上德宗漸惡之參諷晉奏給事中竇申為吏部侍郎上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諱上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累上表辭官罷相受兵部尚書尋除東都留守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乃為亂以晉為汴州節度使時晉既受命唯將判官傔從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既至鄭

宣武將吏都無至者晉將吏及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晉
云都虞候鄧惟恭合來迎候乘萬榮疾甚遂總領軍事
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料耶恐須且
迴避以候事勢晉曰某奉詔為汴州節度使准敕赴任
何可妄為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來至汴州數
十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
以軍衆惟恭探晉何如事體而未測淺深初萬榮既逐
劉士寧代為節度使委兵於惟恭及疾甚李乃歸朝廷

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虞晉之速至晉之速至留以近方迎然心常怏怏惟恭以驕盈慢法潛圖不軌配流嶺南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長源性滋彰云為請改易舊事務從峭刻晉初皆許之及案牘已成晉乃且罷又委錢穀支許於判官孟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於位卒後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軍

人彎食之長源輕言無威儀自到汴州不為軍州所禮重及董晉疾仍令之節度晉後事長源便揚言文武將吏多弛慢不可執守憲章當盡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怨懼叔度性亦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孟郎由是人輕而惡之出談賓錄

裴度

裴晉公度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

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出因話錄又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吏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伏其弘量臨事不撓出玉泉子

于頔

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鄭書傲
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作中天
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頹真天子之爪牙諸
侯之龜鑑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尚
唯衣食之憂伏唯賢公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罷物一千
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
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
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

本望也又有匡廬符戴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藴積文藝而物產罄縣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眄彌深郊思慕無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値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

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疾郊者寫詩於座于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而已無處潛遁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

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為巳之嬉娛遂多以繒帛贈行

手書遜謝於零陵之守焉雲谿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

軍士楊素歸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恡者罕矣時人

用為雅談歷覲相國挺特英雄未有于襄陽公者也戎

使君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

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出雲溪友議

武元衡

武黄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

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出乾 腶子

李紳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隙事具别録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讎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懐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憫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涕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甞為

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盃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隨去出本事詩

又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為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紳罷鎮

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座上賦詩曰髪鬌梳頭宫様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髪鬌字亦作浮喧並上聲古今注言即墮馬之遺像出本事詩

盧攜

故相盧攜為監察日御史中丞歸仁紹初上日傳語攜曰昔自渭東推事迴鞴袋中何得有綾四十足請出臺後攜官除洛陽縣令尋改鄭州刺史以諫議徵入至京

除兵部侍郎入相自洛陽入相一百日數日問何不見歸侍郎或對云相公大拜請假攜即除仁紹兵部尚書人情大洽也出聞奇錄

歸崇敬

歸崇敬累轉膳部郎中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曰舟人凡數十百我豈獨濟逡巡波濤稍息舉舟竟免為害出談賓錄

夏侯孜

夏侯孜有王生與孜同在舉場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侔矣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名馮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得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來往事禮札十數幅皆孜手迹也欣然賫之以謁

孜孜既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名諸從事以話其事

出玉泉子

陳敬瑄

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乃委政事於幕客委軍旅於護戎日食蒸犬一頭酒一壺一月六設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盌破三十千常有告設吏偷錢拂其楪而不省營妓玉兒者太師賜之巵酒拒而不飲乃誤傾潑於太師汚頭面

遽起更衣左右驚憂立候玉兒為靧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賜之玉兒請罪笑而恕之其寛裕率皆此類出北夢瑣言

葛從周

梁葛侍中從周鎮兖日甞遊從此亭公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壻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名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内有一愛姬乃國色也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見愛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于

再三甲方流眄於殊色竟忘其對答公但俛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記憶公所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之罪公知其憂甚以温顔接之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交鋒數日敵軍堅陣不動日暮軍士飢渴殆無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即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大立戰功宜有酬賞

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之曰為人之妻可不愈於為人之妾耶令具飾資粧其直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職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稱死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乃受噫古有絶纓盜馬之臣豈逾於此葛公為梁名將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云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八

貢舉一

總叙進士科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恒不減八九百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辯說荆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算方朔之談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曰太宗

皇帝真長筭賺得英雄盡白頭李肇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由此出者終身為文人故爭名常切為時所獎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常有知聞近過關試議以一篇記之曰短行軸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為詞賦非謂白薦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

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讌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聞喜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為離會可也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眊毷匿名造牓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畧者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脩有焉

進士歸禮部

俊秀等科此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員外郎李昂性不容物乃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之矣考校取檢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遂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人數權之過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詞

或有不典雅與衆詳之若何皆曰唯權出謂衆曰向之
言其意屬我也昂意在此吾落必矣又何籍焉乃陰求
昂瑕他日昂果摘權章句小疵牓於通衢以辱之權拱
而前謂昂曰禮尚往來鄙文之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
事昔以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
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豈執事之詞
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老耄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
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

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謂權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强愎不受囑請及有勢位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伏多士乃命禮部侍郎專知焉出摭言

府解

京兆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放落之由暨咸通乾符則為形勢吞爵臨制近同及第

得之者首相誇詫車服多侈靡不以為僭仍期集人事真實之士不復齒矣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出摭言

諸州解

同華解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峰時及秋賦牓云特置五場試蓋詩歌文賦帖經為五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惟盧弘正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

於側弘正自謂獨步楚命曰試一塲務精不務敏也弘正已試兩塲馬植下解狀植將家子從事輩皆竊笑楚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採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楚大伏其精當遂奪弘正解頭後弘正自丞郎使判鹽鐵俄而為植所據弘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䶢務又中老拳大中中紇干峻與魏鉟爭府元而紇干屈居其下翌日鉟暴卒時峻父方鎮南海由是為無名子

所謗曰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北闕之前未銷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罷舉張又新時號張三頭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

試雜文

垂拱元年吳道古等二十七人及第牓後敕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惟止一人意欲廣收通滯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議加試帖經與雜文文高者放入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

因循至神龍二年方行三場試故恒列詩賦題目於牓中矣出摭言

內出題

開成中高諧知舉內出霓裳羽衣曲賦太學創置石經詩進士試詩賦自此始也出盧氏雜說

放雜文牓

常袞為禮部判雜文牓後云他日登庸心無不銳通宵絕筆恨即有餘所放雜文過者常不過百人鮑祭酒防

為禮部帖經落人亦甚時謂之常雜鮑帖（出傳載故實）

放牓

貞觀初放牓日太宗私幸端門見進士於牓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牓頭豎粘黃紙四張以氊筆淡墨衮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又云象陰注陽受之狀進士舊例於都省御考試南院放牓（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版様及諸色條流多於此例之）張牓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

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牓就南院張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籬在壖垣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坼裂文牓因之後來多以虛牓自省門而出正牓張亦稍晚（出摭言）

又

鄭薰知舉放牓日唯舍人畢諴到宅謝恩至蕭倣放牓日並無朱紫及門時論誚之（出盧氏雜說）

五老牓

天復元年杜德祥牓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

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貧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授挍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子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賈司倉為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為送羊脚狀希羽歙州人詞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人皆以詩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牓出摭言

謝恩

放牓後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門人並叙立於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訖主司云請諸郎君叙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叙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云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大衣鉢如踐世科即感泣而謝謝訖登即狀元與主司對座於時公卿來看皆南行叙座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

院或云此禮部不恒即有於都省至謝公卿來看者或不坐而即由馬也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矣出摭言

期集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主司之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團司所由輩參狀元後更參衆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雙東隻西其亂者罰不少又

出抽名紙錢每人十貫文其叙名紙見狀元俄於衆中驀抽三五箇便出此錢鋪底錢

自狀元已下每人三十貫文出摭言

過堂

敕下後新及第進士過堂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具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於時主司亦命召知聞三兩人會於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至中書宰相橫行都堂門裏叙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

公俄而有一吏抗聲屈主司及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然後狀元已下敘立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月某日禮部放牓某等幸忝成名皆在相公陶鎔之下不任感懼狀元在左右即云夔瞿言揖退位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訖堂吏云典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攔入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叙杯酒然於階前鋪席褥舍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答拜又拜如初便

出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出摭言）

題名

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進士字故昔人有詩云會題名處添前字遊出城人乞舊衣（出摭言）

關試

吏部員外於南省試判兩節試後授春關謂之關試諸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

摭集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有列於岸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唯尚書省亭子存焉進士開讌常寄其間既撤饌則移樂泛舟都為恒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東牀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幕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為大京

兆尹楊知至將攜家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已為新人所假能答書曰已為四十子之鳩居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李景讓中牓於時上在諒闇乃放新人遊宴率常雅飲詩人趙嘏以詩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寶歷楊嗣復具慶下繼放兩牓時於陵

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於陵與所執坐於正寢公領諸生翊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傳雖云盛詎有兹筵醉醁醽汝士其日大醉歸來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摭言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八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九

貢舉二

杜正玄　李義琛　陳子昂

王維　楊瑄　蕭穎士

喬彝　許孟容　張正甫

閻濟美　潘炎　令狐峘

熊執易

杜正玄

隋仁壽中杜正玄正藏正倫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進士摠一十人正倫一家三人出賓談錄

李義琛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三從弟上德同年三人進士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未定家業素貧乏與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

日雪齋而去琛等議鬻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復先贈以稻糧琛後宰咸陽呂商人與之抗禮親厚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義琰相高宗上德司門郎中出摭言

陳子昂

陳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為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衆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衆咸驚問曰何用之答曰余

善此樂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答曰余居宣陽里
指其第處并具有酒明日專候不唯衆君子榮顧且各
宜邀名聞名者齊赴乃幸遇也來晨集者凡百餘人皆
當時重譽之士子昂大張讌席具珍羞食畢起捧胡琴
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
不為人所知此樂賤工之役豈愚留心哉遂舉而棄之
舁文軸兩案遍贈會者會既散一日之内聲華溢都時
武攸宜為建安王辟為記室後拜拾遺歸覲為段簡所

害出獨異記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皋聲稱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門者為其地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皋為解頭維方將應舉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馬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

日至吾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齎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内故携酒樂奉醼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

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則出獻懐中詩卷呈公主公主既讀驚駭曰此皆兒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為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皐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為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當為子力致焉維起謙謝公主則名試

官至第遣宫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矣及為太樂丞為伶人舞黄師子坐出官黄師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寳末禄山初陷西京維及鄭䖍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尅復俱囚於宣楊里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於私第令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勲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絶其藝後由此事皆從寛典至於貶黜亦獲善地今崇義里竇丞相易直私第即圓舊宅也畫尚在焉維累為給事中禄山授以偽官及賊平兄縉為北都

副留守請以已官爵贖之由是免死累為尚書右丞於藍田置別業留心釋典焉（出集異記）

楊暄

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駕在華清宮珣子撫為會昌尉珣遽名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既至國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軒蓋如市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

撫蓋微笑意色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却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為鼠輩所賣耶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告於珣曰國忠恃勢倨貴使人之慘舒出於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於上第既為戶部侍郎珣纔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與同列暄話於所親尚嘆已之淹徊而謂珣遷改疾速出明皇雜錄

蕭穎士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漫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有風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尚書名丘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丘命引至廡下坐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頃曰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揚州功曹

出明皇雜錄

喬彝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扣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彝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遂改渥洼馬賦曰此可矣奮筆斯須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湘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兆曰喬彝崢嶸甚以解副薦之可也出幽閒鼓吹

許孟容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襖子上著莎衣蔡京與孟容同出摭言

張正甫

李丞相絳先人為襄州督部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為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為判官主鄉薦張公知絳有前途啓司空曰舉人中悉不如李秀才請只送一人諸人之資悉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絳弟為同舍郎絳感

澤殊常之恩不十年登膚澤之子宗易為朝官人問宗易之文於絳絳戲而答曰益代時人因以益代為口實相見論文必曰莫是李三益代否及絳為户部侍郎也常侍為本司郎中因會把酒請侍郎唱歌李終不唱而哂之滿席大噱出嘉話錄

閻濟美

閻濟美前朝公司卿許與定分一志不為某三舉及第初舉劉單侍郎下雜文落第二舉坐王侍郎雜文落第

某當是時年已蹭蹬常於江徼往涇山欽大師處問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將出關因獻座主六韻律詩曰謇諤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鑪金自躍應物鏡何偏南國幽沈盡東堂禮樂宣輸今遊異士更昔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座主覽焉問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實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變色深有遺才之嘆乃曰所投六韻必展後效足下南去幸無疑將來之事某遂出關秋月江東求薦名到省後兩

都置舉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吏無相知便投跡清化里店屬時物翔貴囊中但有五緡策蹇驢而已有舉公盧景莊已為東府首薦亦同處馬僕馬甚豪與某相揖未交一言久乃問某曰閤子自何至止對曰從江東來敬奉不敢怠景莊一旦際暮醉歸忽蒙問某行第乃曰閤二十消息絕好景莊大險某對曰不然必先大府首薦聲價已振京洛如某遠地一送豈敢望有成哉景莊曰足下定矣十一月下旬遂試雜文十二月三日天

津橋放雜文榜景莊與某俱過其日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橋作鋪帖經景莊尋被黜落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畱心章句不工帖書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禮闈故事亦許詩贖某致詞後紛紛去畱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開奬勸之路許作詩贖帖未見題出主司曰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詩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已聞主司催納詩甚急日勢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凍書不成

字便聞主司處分得句見在將來主司一覽所納稱賞再三遂唱過其夕景莊相賀云前與足下並鋪試蜡日祈天宗賦竊見足下用魯丘對衛賜據義衛賜則子貢也足下書衛賜作駟馬字唯以此奉憂耳某聞是說反思之實作駟馬字意甚惶駭比榜出其濫忝第與狀頭同參座主座主曰諸公試日天寒急景寫札雜文或有不如法今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輩等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本諸公大喜及某

撰本却請出駟字上朱點極大座主還闕之日獨揖前曰春間遺才所投六韻不敢暫忘聊副素約耳出乾䐅子

潘炎

侍郎潘炎進士牓有六異朱遂為朱滔太子王表為李納女壻彼軍呼為駙馬趙博宣為冀定押衙衣同直入番為阿師竇常二十年稱前進士奚某亦有事時謂之六差竇常新及第薛某給事宅中逢桑道茂給事曰竇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年後方得官一生

皆哂不信然果耳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即攝職數四其如命何出嘉話錄

令狐峘

大歷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託不從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牓日竄逐不得與生徒相面後十年門人田敦為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别駕敦始使陳謝恩之禮出摭言

熊執易

熊執易通於易義建中四年侍郎李紓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座割析傾動場中一舉而捷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九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

貢舉三

常衮　宋濟　牛錫庶

崔元翰　湛賁　尹極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楊虞卿　苗纘　費冠卿

李固言　殷堯藩　施肩吾

張正甫　馮陶　張環

楊三喜

常衮

唐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衮爲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衮以辭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爲主客之禮觀遊宴饗必名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於時歐陽詹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也詹死於國子四門助教隴西李翺爲傳韓愈作哀

辭出韓愈歐陽詹哀詞序文

宋濟

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時宋濟在僧院過夏上忽入濟院方在窓下特犢鼻葛巾抄書上曰茶請一椀濟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請自潑之上又問曰作何事業兼問姓行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又曰所業何曰作詩又曰聞今上好作詩何如宋濟云聖意不測語未竟忽從輦遞到曰官家官家濟惶懼待罪上曰宋五大

坦率後禮部放牓上命内臣看有濟名使迴奏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出盧氏小說

或有客譏宋濟曰白袍子何紛紛濟曰為朱袍紫袍紛紛耳出國史補

牛錫庶

牛錫庶性静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問日者曰君明年合狀頭及第錫庶但望偶中一第耳殊不信也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蕭昕宅前值昕杖策將

獨遊南園錫庶遇之遽投刺并贄所業昕獨居方思賓友甚喜延與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曰外間議者以何人當知舉錫庶對曰尚書至公為心必更出領一歲昕曰必不見命若爾君即狀頭也錫庶起拜謝復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曰尚書知舉昕遽起錫庶復再拜曰尚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狀頭及第出逸史

崔元翰

崔元翰為楊炎所引欲拜補闕懇曰願舉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程試先求題目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敖盛氣白主司曰若出白雲起封中題敖請退主司為其所中卒愕然換之是歲二崔俱捷出國史補

湛賁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甚無難色其妻忿然責

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悔之其時伉方跨驢縱遊於郊郭忽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貴及第彭伉落驢出摭言

尹極

貞元七年杜黄裳知舉聞尹極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極唯唯黄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某他不能盡知敢以爲請極聳然

謝曰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有崔元略孤進有沐藻令狐楚數人黄裳大喜其年極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藻賦成忽假寐夢人告曰何不叙珠來去之意既寤乃改數句及謝恩黄裳謂藻曰叙珠來去如有神助出閩川名士傳

李程

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楊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門詢之所試程探靴靿中得賦藳示

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
令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
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詣主文從容紿之曰侍郎
今者新賦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
題目向有人賦此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
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
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即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
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

而對不差一字主文因面致謝謀之於陵於是擢為狀元前牓不復收矣或云出牓重收程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愈於已專馳一介取原本既至將啓緘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出摭言

蔡南史

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為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聞

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乃止出國史補

牛僧孺

牛僧孺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滻間先以所業謁韓愈皇甫湜時首造愈值愈他適留卷而已無何愈訪湜時僧孺亦及門二賢覽刺忻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技小醜呈於宗匠進退惟命一囊猶寘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為何等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

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因謀所居二公沈然良久乃曰可於客户稅一廟院僧孺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又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過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出摭言

楊虞卿

楊虞卿及第後舉宏詞為校書來淮南就李鄘婚姻遇

前進士陳商啓護窮窘虞卿未相識聞之倒囊以濟出摭言

苗纘

苗粲子纘應舉而粲以中風語澀而心緒至切臨試又疾亟纘乃爲狀請許入試否粲猶能把筆淡墨爲書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出嘉話錄

費冠卿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

隱於池陽九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丘園絶跡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陳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可右拾遺冠卿竟不應徵命出摭言

李固言

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性質厚未熟造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譃戲以固言不閑人事俾信趨揖之儀候其磬折密於頭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居僦債固言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為右常侍于時朝中薄此官號曰貂脚頗不能為後進延譽固言始以所業求見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許常侍固言果詣之孟容謝曰某官緒閑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亦藏之於心又睹頭巾上文字

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知禮闈乃以固言為狀頭出摭言

殷堯藩

元和九年韋貫之牓殷堯藩雜文落矣陽漢公乃貫之前牓門生盛言堯藩之屈貫之為之重收出摭言

施肩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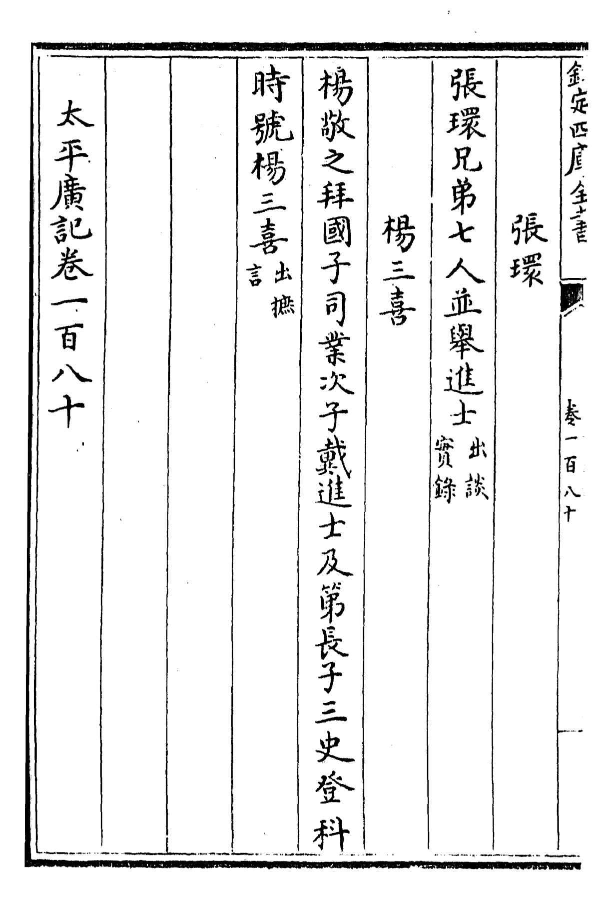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跡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嘗賦閒居遣興七言詩一百韻大行於世出摭言

張正甫

張正甫為河南尹裴度銜命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言一舉人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為也爭記得河南解頭裴有慙色出摭言

馮陶

馮宿之三子陶韜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代無比焉當太和初馮氏進士及第者海内十人而公家兄弟叔姪八人出傳載故實



張環

張環兄弟七人並舉進士（出談賓錄）

楊三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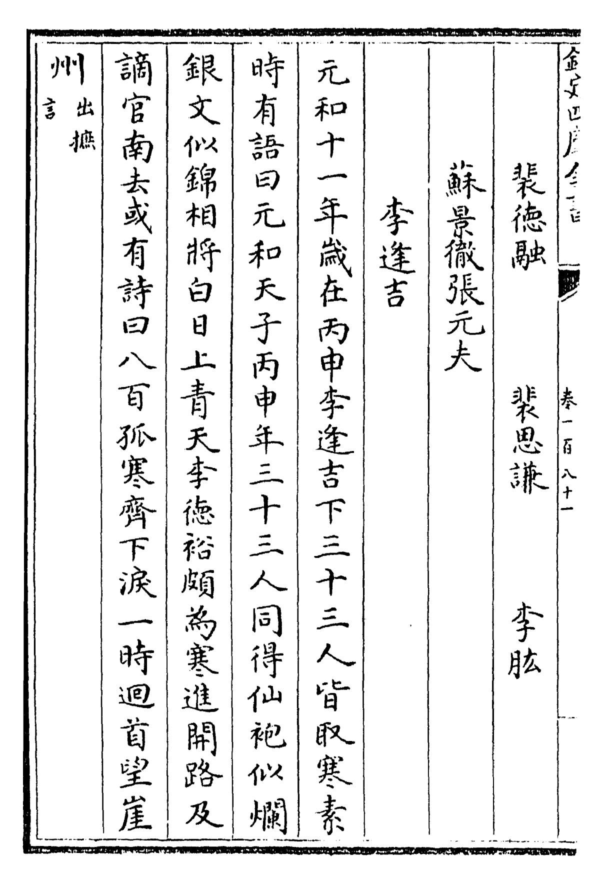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一

貢舉四



裴德融　裴思謙　李肱

蘇景徹張元夫

李逢吉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語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李德裕頗為寒進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迴首望崖州出摭言

章孝標

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為詩以刺主司獨章為歸燕詩畱獻侍郎庾承宣承宣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仍候秋期必當薦引庾果重典禮章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遞相礱礪也詩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出雲溪友議

劉軻

劉軻慕孟軻為人故以名焉少為僧止於豫章高安之果園後復求黄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出摭言

崔羣

崔羣元和自中書舍人知貢舉夫人李氏因暇嘗勸樹莊田以為子孫之業笑曰予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牓三十人豈非良田邪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

門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君以為良田即陸氏一莊荒矣羣愍而退累日不食出獨異志

李翺女

李翺江淮典郡有進士盧儲投卷翺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因出視事長女及笄閑步鈴閣前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迨公退李閒之深異其語乃令賓佐至郵舍具白於盧選以為壻盧讓久之

終不却其意越月随計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關試徑赴嘉禮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為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後盧止官舍迎内子有庭花開乃題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信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出抒情詩

賀拔惎

王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還往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

中與甚絕前人復約敏中忻然皆如所教既而甚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甚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甚於是悲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輕負至交相與盡醉負陽而寢前人覩之大怒而去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秖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甚矣出摭言

李宗閔

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薛庠袁都輩時

謂之玉筍班出因話錄

庾承宣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内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出摭言

張祜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辭略曰凡制五

言合芭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幾甚苦捜相頗深流輩所推風格罕及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祐至京師方屬元稹在内庭上因名問祐之詞藻髙下稹對曰張祐雕蟲小巧壯夫恥不為者或奬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而歸祐以詩自悼曰賀知章口徒勞説孟浩然身不更疑出摭言

盧求

楊嗣復第二牓盧求者李翺之子壻先是翺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翺言事甚異翺後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翺之妹壻由是頗以為嫌因訪於道人言曰細事亦可為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酒盡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案手疏二緘遲明授翺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牓開大卷翺如所教尋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詞云裴頭

黃尾三求六李翺奇之遂寄嗣復已有所貯彼疑漏泄及放牓開大卷乃一牓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為狀元黃駕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翺領襄陽其人又至翺愈敬異之謂翺曰鄙人再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翺之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皆為將相出摭言

杜牧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郡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吴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數十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宫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覽於是縉笏朗宣一遍郾大竒之武陵請曰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郾曰

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却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為誰曰杜牧衆中有以杜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牧雖屠狗不能易也

崔郾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紫微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即將春色入關來出摭言

劉蕡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斂衽然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已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朞月之間屈聲播于天下出摭言

劉蕡楊嗣復之門生也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

懼答曰嗣復昔與黄及第時猶未𠘑耳出玉泉子

薛保遜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為閽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於常也出摭言

賈島

賈島不善程試每試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出摭言

畢誠

畢誠及第年與一二人同行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于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出摭言

裴德融

裴德融諱皐值髙鍇知舉入試主司曰伊諱皐某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將盧簡求為右丞裴與除郎官一人同參到宅右丞先屈前一人入

從容多時前人啓云其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祇候右丞裴員外在門外多時盧遽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皇失措騎前人馬出門去出盧氏雜說

裴思謙

高鍇第一牓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鍇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

以紫衣趨至堦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峩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旨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鍇見之改容不得已遂從之出摭言

李肱

開成元年秋高鍇復司貢籍上曰夫宗子維城本支百

代封爵使宜無令廢絶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
以忝科名在𨜤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
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
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次則王收日斜見賦
則文選中雪月賦也況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
不公心以辜聖教乃以牓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詩李肱
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
鳳管遞參差霞衣統摇曳𨦌龍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蓮

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上覽之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劉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孚之正可以為傳秦嬴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昌不非也出雲溪友議

蘇景徹張元夫

太和中蘇景徹張元夫為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第漢公先為文林表試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大中咸通中盛傳崔慎相公

常寓尺題於知聞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潛朝中無呼字知聞廳裏絶脫靴賓客凝終宣城瓚禮部尚書安潛侍中太平王崇竇賢二家率以科目為資足以升沈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竇徒勞謾走出摭言

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為茫茫隊言其無藝也出盧氏雜說

開成會昌中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多輕侮人故裴泌應舉行美人賦以譏之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已甲又有四字言深耀軒庭也又有四凶甲又芳

林十哲言其與内臣交遊若劉曄任息姜垍李巖士蔡鋋秦韜玉之徒鋋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狀元時謂之對軍解頭太和中又有杜顗竇紃蕭嶰極有時稱爲後來領袖文宗曾言進士之盛時宰相對曰舉場中自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上笑之曰亦無奈何出盧氏雜說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一